目　录

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1）

新桂系军阀形成时期亲历忆述……陈　雄（11）

靖西镇边地区革命史料……梁桂庭（69）

我所知道的朱锡昂烈士……黎晓沧（87）

中国戏剧史上的空前盛举……魏华龄（97）

四十九个日夜
——记武宣县下武兰村的剿匪战斗……余光美（108）

王公度与新桂系……宋犀初（115）

王公度的秘密组织活动……何作柏（137）

李白军阀集团内部派系
暗斗及王公度之被杀……侯匡时（150）

回忆点滴……刘　崛（161）

阚维雍与桂林防守战……冯　璜（16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设立在梧州时的广西大学……钟杰生(174)
白崇禧与广西学生军……傅誉术(183)
梧州兴华电池厂历史……潘鹤鸣(186)
广西解放前夕的金融货币……郑家度(197)

桂系特务组织

——广西省政府主席办公室概况……谢凤年(208)
附：关于《特务组织在桂林所搞的特务活动》的补充、订正……黄绍亮(240)
关于《辛亥革命的回忆》一文的订正
……梁烈亚(242)
对《我所知道的白崇禧其人》一文的订正补充……冯　璜(243)
对《所谓面粉有毒事件和新桂系迫走欧阳予倩先生的经过》一文的更正
……梁上燕(244)

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

说　明

一九四一年元月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新华日报》原定发表报导事实真象的消息，驳斥反动当局和反动报纸污蔑造谣。但稿件于送审中，竟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检扣，故当时《新华日报》版面上，除用抗检办法刊发了周恩来副主席“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诗外，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消息、文稿都登不出来。迫不得已，乃由报社印成不具名的传单，在进步群众中秘密散发。本件系照当时原件抄录。惟时值抗战期中的重庆，限于印刷、油墨、纸张和校对等条件，文字上间有错落，加以藏品历经四十一年沧桑，纸质亦有少数地方发黄缺损，难以订正。但作为研究皖南事变史实真象，仍具有很高价值。

本文原件现由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珍藏。以文中所叙事实，涉及原桂系部队，特征得该馆同意，发表于此，以飨读者。

编　者

１９８２年１月

江南惨变，亲痛仇快，而军事委员会通令与其发言人及重庆中央、扫荡、益世、商务、时事各报纸则对新四军任意污蔑，曲解事实，混淆听闻。即较公正之报纸在言论统制之下，亦不能揭露阴谋，发表公论，致黑白不分，沉冤难明。吾人为使国人能明白事变真象，揭露内战阴谋，以挽救目前严重危局起见，特择其有关重要的八项，分别说明如下：

一、关于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受调遣的问题。

二、关于新四军渡江路线问题。

三、关于新四军移动时间问题。

四、所谓“藉端要索”问题。

五、究竟谁打谁的问题。

六、所谓要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

七、叶项正副军长与新四军部队。

八、取消番号与审判军长。

一、关于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受调遣的问题

新四军奉命坚持大江南北敌后抗战，虽然物资弹药极端困难，天然与人造的地形，极端不利，但他却能用尽一切有效方法克服困难，打击敌伪，使据有四个师团，四个独立旅团之敌，不能离开大江南北的据点周围一步，其炸毁交通要道，破坏敌伪组织，尤为经常显著之成绩。且这些英勇行动，不仅为中外人士所称赞，亦为上级长官所嘉奖，截至去年五月四日止，奖电已达五十二件之多，如一九三八年六月廿六日蒋委员长致叶军长电称：“……以有进无退之决心，召示部属，正征精忠报国，至堪嘉慰。中正”；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三战区顾祝同司令长官致叶军长电称：“……查该部游击努力，缴获独多，应予传令嘉奖，以资鼓励，

……顾祝同”；又如上官云相廿八年三月廿六日电叶军长称：“……贵部奋勇杀敌，壮烈牺牲，不胜钦佩，悼念之至，……上官云相”。

事实已充分证明：新四军在敌后抗战中，是坚决的执行了上级的命令并光荣的完成了上级的命令。就是在这次调往江北的行动中，也没有丝毫违犯上级命令之处，这可从下面的事实证明：

一、叶项正副军长在答覆何、白两总长的佳电中，已公开的表示，留江南新四军部队可全部渡江北移。

二、因为新四军决定北移，所以叶军长曾亲赴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请示移动手续，顾长官亲自与叶军长拟就经苏南渡江北上的路线与移动的时间，同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并派有联络参谋到新四军指挥部，一面监察，一面联络。

三、上官云相总司令允许新四军假道苏南渡江。

四、事实上新四军江南部队大队已于十二月五日开始出动，陆续经苏南渡江北上。

五、敌人本月十七日广播中声称我新四军一部：“由宣城附近窜至我（敌自称）占领地区之金坛、句容方面败走，我各部队乘此好机，于十四日以来在各处捕捉该敌，予以歼灭”；这证明皖南新四军一部，已经在被友军围歼之后，从不断的血战中进到了苏南。

六、蒋委员长在去年三月全国参谋长会议上，总结过去抗战的报告中沉痛的指出：在抗战中战绩最坏，纪律最差的是第三战区，在会场上所发的对冬季攻势总结的报告书中所指挥的部队，恰恰是今日围攻新四军的部队。

七、新四军虽在开拔费伤病抚恤安置费及弹药等毫无补充条件之下，而其留在皖南部队仍毅然于一月四日全部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动。铁的事实告诉我们：新四军过去是坚决的执行了抗战的命令，现在是坚决的执行着渡江北上的命令，此次也正因为他坚决的执行命令，毫不避忌的将一切行动计划告诉了顾长官及上官总司令和友军，而友军却在新四军必经的路上，布置包围的埋伏，以致受了这样惨重和不可补偿的损失。同样证明那些袭击新四军，包围与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友军，正是那些在去年冬季攻势中不执行命令，按兵不动，不受调遣，抗战成绩最坏纪律最差，最不遵守命令的军队！

二、关于新四军渡江路线问题

新四军江南部队既经决定渡江北上，故走那条路线问题乃随之而生。原来新四军大江南北的交通运输，是靠由皖南敌区（芜湖附近）渡江经无为的路线来维持的。后来桂军开到无为地区后，就经常袭击新四军的交通运输，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官张云逸的夫人、孩子及曾昭铭等二十余人，并军饷七万元被扣后，这条路线即完全断绝。虽经屡次抗议要求开放，但终归无效。因此新四军大江南北之交通运输停顿数月之久，不得已始改道苏南过苏北。这次新四军江南部队北移，原由三战区长官顾祝同与叶挺军长当面规定经由苏南渡江，乃循此路线，实行月馀，渡江者已逾两万，所剩者只皖南军部直属团队及后方机关伤病员兵老弱妇孺万余人徒手者过半，忽于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命改道经皖南铜陵、繁昌渡江北上，实际上此路决不可能。其原因：（一）新四军皖南部队背受友军五个军之三面包围，即东有冷欣之×××军，（第一第二两个别动纵队）（注）南有张文清之××五军（二十五军）与莫与硕之×××军，西有范子英之五十军与陈万仞之×××军（二十一军），北面则有敌人之封锁，新四军渡江北调，敌人早已广播，故陆上加紧布置，其十五

师团集中于繁昌铜陵地区，数百汽艇往来梭巡于扬子江上，而皖北李品仙最近更抽调三师之众，集中无为地区，占领渡口，封锁道路，扣留交通器材，且公开声明将消灭新四军于江滨，故此路绝对不能通过。（二）我为侦察这条交通线，江北指挥官张云逸曾派小部到无为地区侦察，受桂军猛烈袭击而失败，江南军部曾派其军需处副处长张元培渡江，尝试二次，亦均失败，并被友军夺去一些船只。

以上说明了新四军要想从皖南渡江北上，是绝不可能的，长江天堑难渡还是其次，而主要的是由于敌人封锁，与友军包围阻截。新四军为了避免与李品仙部发生冲突，免遭无谓牺牲，所以坚决要求仍依原来渡江路线，由苏南渡江北上，顾司令长官首先同意，上官云相总司令亦表示允许，委员长后来也准许假道苏南，所以新四军由泾县向苏南前进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执行上级的命令，那些所谓“新四军非特不向北渡江，而且由泾县向太平南窜企图袭击上官总司令部”等字句，只是故造藉口，不能作任何事实根据，真所谓“冤沉三字狱”也。并且新四军顺此前进，离开军部所在地（云岭）只一天行程，便在茂林地区遭受友军之包围，袭击和消灭的事实，更足以说明他们是在企图配合敌寇共同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失效后，不得不狰狞地单独来实行这一阴谋的罪行。

三、关于新四军移动的时间问题

甲、敌后部队的转动，不能像大后方一样，可以很快的毫无顾虑的集中调动，所以新四军的北移，他要经过敌人重重封锁，渡过天堑长江，处处要准备作战，弹药的补充，给养的筹措，时机的选择以及路线的规定等等都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

乙、最高统帅开始是了解这种困难的，所以才有去年十二月十日延长新四军二个月移动期限手令的颁布，说："前令新四军各部限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间，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卅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卅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

丙、事实上江南部队大部已经在中央的限期内陆续的到了江北地区，只留下皖南的军部直属部队及后方人员万余人，因为种种困难不能解决，不能很快行动，不得不延迟到本月四日。就到这个时候也仅仅得到了口惠而实不至的开拨费二万元（因为领款的人还在三战区未回），其余更连空虚的口惠都没有。

丁、何总长应钦本月十一号在最高国防会议上，曾公开的讲新四军的情形很好，根据下边的报告已准备开拨，不过还有些小的困难，他已下令顾长官就地解决。实际上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围攻的惨剧业经继续了五昼夜，也还未找到新四军的丝毫过错。这证明新四军的移动，不仅没有藉任何事实拖延时间，相反的他还是不顾及无弹无饷的痛苦，友军不予让路的困难，竟毅然就道迅速开拔，也正因为这样，他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损失，演成了皖南的惨局。

四、所谓"藉端要索"问题

甲、新四军的军饷自去年九月份起，无理停发后，经叶、项正副军长几次请求，才补发到十二月份，但本年正月份又不发了。

乙、新四军的弹药，自去年三月份起到现在，十月有奇，除收复南陵一役因消耗过钜，经再三要求始获发五万发。此外，颗粒未得到上级补充，并且这五万发弹药，也还

不能补充这次战役的消耗。

丙、四年血战中，新四军一万多的伤亡，许多残废呻吟，遗孤叫苦，直到今天，没有得到政府方面分毫的抚恤。

丁、开拔费直至本月四号，仅仅批准二万元，并且也还未领到。

事实证明，新四军请求发给军饷、弹药、抚恤金、开拔费，是为完成上级命令所绝对必须的最低限度的需要。按照事实，也是任何部队应受的必然待遇，根本就不能说是要索。所谓"藉端要索"的罪状，只不过更加暴露了故意困饿新四军以更便利施行其消灭新四军的阴谋罢了。

五、究竟谁打谁的问题。

事实胜于雄辩，友军有计划有步骤的消灭新四军是有铁的事实为证：

甲、新四军的大部是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一部在苏南，而在皖南的只有军部，直属部队及其后方人员万余人，但其中伤病人员即有二千余人，其余亦非战斗人员。既为避免与友军磨擦而假道苏南，难道还能对比自己力量大过七八倍的友军发动攻势吗？

乙、事变发生，周恩来、叶剑英两同志连日以电话询顾长官避不接谈，电去亦不得复，证明其故意回避责任。

丙、中央特务机关通电全国称：日来各战区剿匪军进行顺利，匪首叶项被擒，各有关战区已加紧布置云云。

丁、上官云相总司令十三日通电称：已歼灭新四军七千余人，奉命对新四军应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等语。

戊、上官总司令十三日另一通电更称：新四军主力已被消灭，残匪二千余人仍图挣扎，限十四日午十一时全部解决云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一切都证明，谁在阴谋计划，消灭谁啊？

六、所谓要在江南建立根据地问题。

甲、叶项在其佳电中已公开声明江南部队转移江北。

乙、如果要建立江南根据地，为什么还要放弃已有三年基础的皖南根据地，而愿转移苏南敌区北上呢？

丙、既准备在江南建立根据地，为什么原在该区的第一第二两支队及三支队一部又先后开往江北而不开回江南呢？

丁、假定，是准备建立江南根据地，为什么当去年周恩来同志与中央进行谈判时，顾祝同韩德勤要新四军江北部队调往江南，新四军不趁机南下呢？

凡此种种，都说明“建立江南根据地”之说是妄言，皖南的人民是可以为新四军作证的。

七、叶项正副军长与新四军部队。

军事委员会发表通令，重庆一些官方报纸都藉口说新四军这次遭受围歼，只是因为一二长官不对所致，但请看以下事实的回答吧！

甲、叶项正副军长是抗战有功的将领：

（一）蒋委员长二十七年六月廿六日致叶军长电中称：“衔略”以有进无退之决心，召示部属，足征精忠报国，至堪嘉慰，中正”。

（二）白副总长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致叶军长电称：“衔略”英勇杀敌，斩获奇钜，至堪嘉许，尚希再接再厉，以奏大功，白崇禧”。

乙、叶、项正副军长抗战有功，不仅全国皆知，抑且举世闻名，全世界知道叶挺项英坚持江南游击战争，打击敌伪最要害的京沪、京芜国道的人决不在少数，描写他们的书都出了很多本。

丙、叶军长因为上级故与为难，在去年十一月俭日曾向中央提出辞职，并未获准，且顾长官十二月东日挽留电文中还说：该军开拔在即，领导统率，正深依赖，所呈辞去一节，应毋庸议”，现在忽又说罪在他个人了。

丁、叶军长在开拔前，为请示移动路线，曾亲到三战区司令部。如新四军只有一二长官为难，为何不即扣留叶挺个人，且项副军长为报告新四军四年抗战及困难情形，曾于十二月要求到重庆来，为什么中央不准他来呢？

这一切都说明决不是个人问题，更不是叶项两人问题，而是有计划的消灭新四军问题。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包围，被聚歼，最后的两千多人，已在一月十三四日血战七昼夜，及此次阴谋被举发之后，上官云相就下令消灭净尽，这不是明证么？

八、取消番号与审判军长。

甲、新四军江南部队，坚持在京沪京芜地区作战，他的四年来光荣战绩，已深深的印在中外人士的脑中，尤其沦陷区域的人民，更无不看新四军是他们自己的部队一样，今天把他们无故的消灭，并且取消番号，审判军长，这是全中国人民全世界正义人士都不能同意而动公愤的事！

乙、新四军皖南部队，只不过是全军的一部（约十分之一）今天取消了他的番号，那么究竟大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何以善其后？这是组织内战者必欲迫使新四军无路可走，并假手敌伪配合剿共的阴谋。但新四军皖南部队既已因上当而被消灭，难道大江南北留下的新四军仍会上当么？没有番号的人民武装就不能抗战么？

丙、叶挺将军是北伐战争中的先锋，是敌后抗战中的勇将，不是污蔑所能毁他，也不是审判所能屈他的，而且在打

伤了他的臂后，捉起来加以污辱，这更增加人们愤怒。他的精神，他的忠勇，早已深深的种植在每个新四军战士的血液中；这个不是取消番号审判军长所能解决的，而且我们会看到千千万万的叶挺起来，那更是打不伤，捉不到，审不完的！

丁、还有些官家报纸，更拿叶项正副军长比着韩复榘石友三，这不仅是侮辱民族战士，而且是泯灭良知。谁都知道韩复榘是逃跑将军，而叶、项正副军长抗战以来，深入敌后，驰骋于京沪京芜道上，出入于敌伪封锁线中，四年苦斗中百战功勋。试问这样的勇敢将军，举世能有几人？谁都晓得石友三是通敌汉奸，半年前八路军的将领早已揭发他的阴谋，指出他配合敌伪夹击八路军的罪行，而当时军委会办公厅还说这是谣言。不料事实昭彰，难于掩盖，终遭显戮，而重庆官方报纸，还故意曲解他是违犯军纪军令。但这一次中央日报，因为要污蔑新四军，哄骗八路军，竟不自觉的说出石友三的罪行，是暗通敌人危害友军（当然石友三所危害的友军只有八路军），而恰在同天重庆官方所发表的日本广播上，正说到他要配合三战区的剿共，来乘机消灭窜入苏南敌区的新四军。这幅对照的讽刺画，已足够证明谁是石友三？谁是被石友三之流所包围歼灭的友军？

够了，新四军是光荣的！

叶挺项英的战绩是不可动摇的！

民国三十年一月十九日

注：括号内军番号是编者查阅史料补加的。

新桂系军阀形成时期亲历忆述

陈　雄

资料及作者简介：

作者陈雄，字保夫，广西容县人。解放前，曾任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二团机关枪队队长，广西自治军第二军第三支队司令部少校参谋，广西讨贼军驻粤办事处主任。解放后，曾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

作者是与新桂系军阀的兴灭同始终的。他在新桂系形成时期是参与"密勿"和代表向外面联络的一员，本文所述大都是作者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史料。特别是对黄绍竑如何取代马晓军，把部队掌握在手里以及如何投靠广东革命政府等活动的关节问题，作了比较深刻的叙述，可补黄绍竑所写史料的不足，本文是一篇比较有价值的史料。

前　言

李宗仁、黄绍竑两股势力的汇合，和他们先后投靠孙中山领导下的广东革命政府，是新桂系军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关键。本文所述，主要是关于黄绍竑、白崇禧等人在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二团起，到百色被自治军缴械之后怎样收拾余

投、归附李宗仁，以及后来投靠孙中山、取得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援，从而击败陆荣廷、沈鸿英等旧桂系军阀，统一了广西的部分回忆。有些虽为这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但非本人亲历，或已为人所如实报导的，则尽可能地删削，以免重出。惟年代久远，记忆有所不周，错漏之处，亟望识者指正。

一

我在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曾以师生关系投奔驻在广州的海军陆战队总司令钮永建（钮曾任广西陆军小学堂监督）部找事。钮派我为邓鼎封（宁明人，即反正时所谓"广西八大都督"之一①）联队当排长。这个联队的军官绝大部分都是宁明人，他们的排外性很严重。至一九一九年秋，我就辞职回到南宁，当上了以马晓军（容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为团长兼营长的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二团夏威连的排长。黄绍竑、白崇禧、夏威、廖光那时都是马部的连长。这个团的编成，除马晓军原来的模范营一个营外，还有刁国平一个营和姓李（忘其名）的一个营。来凑足一个团三营。

骤然看来，马晓军已升了官又扩充了实力，怎能说旧桂系对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不信任呢？其实，刁、李两营都是陆、谭的嫡系，马晓军所能指挥如意的不仅仍限于原有的那个基本营，而且把"非我族类"的，以军校学生为骨干的马营放在两个嫡系营监视之下，正是旧桂系对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怀疑、歧视的具体表现。

当时，马晓军调升我为机关枪队队长，黄绍竑、白崇禧等几个连长仍是原封不动，怨望不平之气，每常现诸词色之

间，只维持在“爆炸点”之下而已。

1920年春，马团奉命移驻梧州，夏又开赴肇庆填林虎军的防。在肇庆驻防约三个月，陈炯明统率的援闽粤军由福建回师，驱逐盘据广东的旧桂系，马晓军又奉命除留下刁、李两营和夏威、廖光两连驻防肇庆外，黄绍竑、白崇禧连和陈雄的机关枪队统由马晓军率领开赴广州。团部驻四标营；机关枪队则驻农林场外的竹丝岗。尽管那时粤军的攻势十分锐猛，潮梅东江各地桂军节节败退，但我们这股装备、训练都比较好的新军并没有被派去前方作战，而是把它摆在安全的后方，担负拱卫以岑春煊为首的军政府的责任。

十月廿七日前后，在东江一带作战的桂军已大溃溃退至广州，满街满巷都是无人统率的散兵，秩序非常混乱。每当卫兵喝问“口令”时，就听到众口一词地答“我们是前方下来的！”商店、民户筑有栅围的都深沟高垒，派出商团警戒，如临大敌；没有栅围的，也紧闭门户，鸦雀无声。全市陷入恐怖死寂的境地。

军政府的要人们都争先恐后地逃亡香港、澳门；接连两个晚上，通宵达旦都在搬运要人们的资财和贵重行李；市区的治安秩序，谁也不再去过问。

在广东督军莫荣新逃走的第二天早上，马晓军令机关枪队开回四标营集中。当天下午奉第一军总司令马济命令：全部开赴石井，保卫兵工厂！但当我们赶到石井时又看到马济留下的第二道命令：着即沿粤汉铁路向北撤退。我们所过之处，到处都看见民军荷枪实弹，满含敌意，也遭过他们多次的伏击。这是旧桂系军阀几年来残酷掠夺广东人民招来的恶报。

当我们遵照命令，沿铁路北撤至新街时，马济已在此等

候多时了。匆忙地吃过早饭后，又随着马济部于黄昏时候退到源潭，第二军总司令林虎亦在那里。月出后，继续随着马济、林虎之后向清远撤退，时粤方还派出一架飞机飞临清远城上空投下一颗炸弹，虽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军心显然已比前更为慌乱了。至此，马济率部继续北撤；马晓军、韩彩凤部则改归林虎指挥，转向西江撤退。在旧军里，打败仗本来就够苦的了，而在民愤过大，老百姓就是“敌人”的情况下吃败仗，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经过的地区，不是戒备森严，就是室空人远；不但无法办到给养，就“抢”亦已无从抢起了！撤至四会县时，所有公私房屋都被先行的林虎第二军占住完了，马晓军全不考虑他的部队的吃住问题，他带着几名卫士找他的“安乐窝”去了。我和黄绍竑、白崇禧只好率领所部蜷缩在河堤上露营，又遇上下雨，所有官兵都成了“落汤鸡”。苦乐这样不平均，怎么可能不发生怨望和离心离德？马晓军后来的日益失去军心和终被黄绍竑所取代，他在这次大撤退中的一系列不良表现中已肇启其端了。

尽管饥肠辘辘，衣衫湿透，到底不能不走。当我们行抵莲塘峡（在肇庆峡以东，广利附近）时知道，在那里阻击桂军的粤军已被第二军驱走；并悉，打前锋的是林虎部连长俞作柏（保定军官学校四期，北流人），表现得相当勇敢。继续到达肇庆，林虎命令马晓军在后沥加强原有的防御阵地，说准备抵抗粤军。但只驻两天，还没有发现敌人就又奉命随同第二军沿西江向禄步（离肇庆约六十华里）撤退。第二天到达一个乡村（地名已忘记）宿营后不久，接到林虎密令：前头禄步已有敌情，明天可能发生遭遇战，要各部加强警戒，作好战斗准备。各部纪律本就很差，何况还是败退的时候呢？就在这个晚上，我这个机关枪队就发生几个士兵私自

宰吃老百姓的猪的事情，当我提出严办时，排长马致远和另外一个排长潘子云及一个姓封的排长（均容县人，姓封的已忘其名）对我说："现在一点东西都买不到，弟兄不仅不能饿着肚子打仗，也不能饿着肚子跑路呀！老百姓都跑光了，给钱也没人收，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找不到人和买不到东西都是事实，但是，为什么老百姓会把军队看成是吃人的毒蛇而避之惟恐不及的道理，那就不是我和马致远他们那时所能理解的了。

果然不出林虎所料：当我们于翌日午后一时左右撤退至禄步附近时，追击的粤军已把我们西退必须经过的前头几个山头都占领了。敌军全是生力军，又占据着有利的地形，我们虽然有万余人，但都是败兵和疲兵，加上已处在敌火控制之下，一时人流拥塞，慌乱不堪；此外林虎已先行越过，失去统一的指挥，情势益为危殆。对此，马晓军不但没有作出团结军心，鼓舞士气，杀出重围的任何措施，反而带同他那几名卫兵躲躲闪闪地蜷缩到敌火射击不到的，敌军右面山脚下一间古庙旁边去。在这前遭敌阻，后有追兵和失去统一指挥的情况下，担任后卫的林虎部营长李宗仁率领全营冲向前头，黄绍竑、白崇禧亦各率所部与李营一道向敌人右翼进攻[3]；韩彩凤部和我的机关枪队则抢上敌人左翼山头，侧射敌人。战况相当激烈，反复冲杀至入黑始将敌人击退。李宗仁心爱的勇将连长邱明熙就是在奋勇冲杀、跃上一个高地时被敌火击中牺牲的。顺便说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阵中趣剧：上面所说马晓军避难的场所本是一个安全地带，是敌方射击上的死角，当然是十分理想的；可是在激战时突然射来一颗流弹把距离马晓军不过十来步的一匹骡子射死，吓得他面无人色，又慌慌张张躲到更远一些的地方去。事后流传，成为军中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